

浅析复合动词「V スギル」的格支配及名词的语义特征

白雪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5)

摘要: 动词为了实现自己的语义必须选择适当的名词短语与其搭配, 这种动词对句中名词的制约作用就叫做格支配, 这种必不可少名词成分被称为格成分。同时一种格成分的所带有的语义, 不仅是它自身的概念义, 同时也包含着在和动词与其他格成分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语义。这种格成分带有的语义叫做语义特征。形成一个合格的句子, 不仅要有动词和名词的适当搭配, 同时作为格成分的名词的语义特征也必须适当。复合动词「V スギル」能产性高, 能够与多种前项动词结合, 因此可支配的名词较多, 名词的语义特征也有较大差异。

关键词: 格支配; 语义特征; 日语; 格成分

一、格支配以及名词的语义特征

仁田(1992)提到用「読む」造句, 必须要有施事和受事两个格成分出现, 必须要和“谁读”(施事)和“读什么”(受事)两个成分搭配使用。同时在作施事的名词的选择上, 必须含有“有阅读能力的存在”这样的语义, 在作受事的名词的选择上, 必须含有“有能被阅读的内容的事物”这样的语义。由于我们事先已经掌握了这样的规则, 所以在理解「彼は読んだ」和「本は読んだ」这两个句子时候不会出现障碍。

彼は読んだ: 他读了。————→彼が読んだ: 他读过书了。

本は読んだ: 书读了。————→本を読んだ: 书读过了。

但是「彼は読んだ」中并没有受事出现也是一个合格的句子。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格支配的观点来自于菲尔莫提出的格语法, 而格语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句中的深层格关系, 即动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 而表层格所指的格只是句法上的关系, 所以「彼は読んだ」虽然表面上没有出现受事, 但是语义上一定是存在一个能被阅读的受事的存在。

二、及物动词的名词搭配及其语义

「沸かす」是一个表示事物状态变化的及物动词, 它的这种语义要求至少要有“造成变化的主体”(施事)和“发生变化的对象”(受事)两个格成分。其他的表示事物状态变化的及物动词也是如此。如:「部屋を暖める」、「洗濯物を乾す」、「服を汚す」等。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作受事的格成分只承担了“变化的对象”这一种语义, 这点与「沸かす」有所不同。由于我们讨论的是表示事物状态变化的及物动词, 一般来说事物变化会存在变化的起点和终点, 因此表示变化的起点和终点也可以和施事受事同样存在。如:「彼は聖書を英語から日本語に訳した」。同时也有「水を沸かす」「湯を沸かす」这样, 受事同时承担变化的对象和变化的起点(或终点)两种语义的情况。这种叫做双层格关系。同时还有一种情况「男は竹を箆に作った」「男は竹で籠を作った」「男は竹から箆を作った」都是合格的句子, 所以这里的「竹」同时带有变化的对象和起点以及材料, 这样多重语义的格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与动词搭配的名词短语, 根据动词语义的不同, 自身所带有的语义也会发生变化, 在一个搭配中并不只是单纯表示它在词典中最基本的释义内容概念义, 而是可以同时表达几种语义。另外, 人类的认知活动对名词的语义特征也有重要的作用。如:「風呂を沸かす」是一个合格的句子, 那是因为人们会用容器指代里面的事物这种转喻, 即用浴缸指代浴缸里的水, 同样的还有「池が溢れる」、「今日の料理は鍋だ」等, 都是转喻发生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 转喻的发生并不一定是人有意识操作的结果。

三、复合动词「V スギル」的格支配及名词的语义特征

日语中存在许多如「思い出す」「受け取る」一样, 由前项动词的第一连用型与另一个动词原型结合而成的复合动词。其中「スギル」作后项动词时, 能够组成许多不同的复合动词。从而能够与许多不同的名词搭配。

比如「パンを焼きすぎた」, 作受事的格成分承担了“变化的对象”这一种语义。此时, 「V スギル」可以与中文的“V 得太A”这种格式相对应。

彼は煙草を吸いすぎる。他烟抽得太多了。

窓を開けすぎてエアコンが利かない。窗户开得太大了, 空调不起作用。

髪を切りすぎてしまいました。头发减得太短了。

张(2010)提到, “太”既可以表示“增量”, 也可以表示“超量”所谓“增量”就是指程度非常高, 如英茵演得太感人了。您这堂课讲得太精彩了。“超量”则指的是超过了一般标准, 如她想要太简单了。今晚打得太拘谨, 思想包袱太重, 没能发挥出正常水平。从「V スギル」与“V 得太A”的对应关系中可以看出, 「V スギル」不仅表示「たくさん〇〇をする」的过剩语义, 同时还有“超过一般标准”的“超量”语义, 这时候多带有负面的感情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 受事必须出现在句中, 如果不出现, 句子则不成立。

*彼は吸いすぎる。

*開けすぎてエアコンが利かない。

*切りすぎてしまいました。

但是, 例如「彼は言い過ぎた」这样的表达。表面上不出现受事, 句子也可以成立。因为语义上一定有一个受事的存在。因为「言う」一定包括说的人和说的内容。以下动词也是同理。

両親が甘やかし過ぎた。父母过于娇惯(孩子)了。

君は期待しすぎないほうがいいです。最好不要过分期待。

考え過ぎた結果、あのチャンスを逃した。想得太多, 最后错过了那次机会。

「甘やかしすぎる」包括施事父母和没出现的受事孩子。「期待しすぎる」中包括施事对方和没出现的受事事物的结果。「考えすぎる」中包括施事考虑的主体和受事想的内容。

可以看出「吸いすぎる」「開けすぎる」「切りすぎる」中, 动词必须作用于受事, 并使受事发生变化, 所以受事一定要出现在句中, 反之则不成立。但是「言い過ぎる」「期待しすぎる」「甘やかしすぎる」等动词强调动作的发出者, 动作大多作用与人自身, 所以即使受事不出现, 句子仍然能够成立。

此外, 「V スギル」还可以与不及物动词结合形成复合动词。

如: 今日は寝すぎて起きたのが午後2時でした。今天睡过头

了起来已经是下午两点。

わたしは泣きすぎて、もう涙がかれてしまっていた。我哭得太多，眼泪都干了。

庭の雑草が伸びすぎてボウボウです。院子里的杂草长得太茂盛了。

由于复合动词「V スギル」的能产性高，能够搭配的前项动词多，因此能够搭配的名词也多种多样。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同一个后项动词，但由于前项动词的不同，复合动词对名词的支配能力也不同，名词的语义特征也有着较大的差异。

四、中日格支配研究

据格语法的观点：格语法中的“格”是“深层格”，它是句子中体词（名词，代词等）和谓词（动词，形容词等）之间的及物性关系，这些关系是语义关系，深层格又称语义格，它是一切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王玲玲 1989）。日语中的动词语义对名词短语的格支配现象在汉语中也有所体现。如任鹰（2007a）指出：学车/洗车/修车/买车，从表面上看是不同的动词和同一个名词组合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在与不同的动词组合时，名词的指称角度已有变化。例如学车是指学开车，修车是指修车的某一部分，买车是指买车整体。他将这种现象与生成语义学中的“语义合成”现象联系起来，指出：在进入具体的语言结构之前，很多词语实际上都处于“语义未完全指定”状态，在进入具体的语言结构之后，在与相关的成分的互动中，词语所代表的事象才得以明确并固定下来，语义才最终得以实现。”他通过语义合成原理探讨了动词的语义特征对名词的指称方式的制约和影响问题，不仅从指称角度即语义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分析，更是从指称性质即动词对名词成分的有定和无定也会产生影响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在与不同的动词性成分相组配时，名词的指称角度和指称性质均有可能发生变化，词典所记载的义项及词语本身所反应的认知图式是变化的前提和基础。结构与成分及成分与成分之间的互动作用，则是引发变化并决定变化方向的动因和条件。

在日语关于格支配的研究中，也是以动词为中心，根据动词所必须的搭配的格成分的数量提出了结合价（配价）理论，同时出现了以结合价为根据对日语动词分类的研究。如仁田义雄（1974）。另外还有对复合动词格支配的研究，如吉红（2016）、徐一平，柳小花（2011）等。同时格支配的研究还扩展到了句式的考察：如“动名词+中”句式，石立珣（2013），还有对形容词的考察：如周彤（2013）。此外还有从格语法的发展变化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如刘宇红（2011）介绍了从格语法到框架语义学再到构式语法的发展过程，指出了格语法的一些不足以及后来的理论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另外动词对论元语义选择限制也一直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吴云芳，段慧明，俞士汶（2005）基于《人民日报》语料，考察了动词对宾语的语义选择限制，讨论了语义选择限制在汉语信息处理中的应用和局限。

五、总结

通过对格支配研究的梳理，作者认为握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对使用日语、理解日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日语中一类非常难以习得的词汇复合动词。上文中作者提到了现在也有对日语复合动词格支配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侧重复合动词格支配的能力问题，即究竟哪一类前项动词的格支配能力强，哪一类后项动词格支配能力弱。而对于复合动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没有提出考察。但是复合动词和语义特征适当的名词的结合也是掌握复合动词的一大难点。比如「飲み歩く」这个词，在日语中特指喝酒，因此

可以说「盛り場を飲み歩く」事实上，因为「飲み歩く」已经特指了喝酒，所以大多数时候名词成分都是能喝到酒的地点这样的处所成分。因此说「*水を飲み歩く」或「*ジュースを飲み歩く」就很不自然。但是「売り歩く」就没有这种限制，「菓を売り歩く」「パンを売り歩く」「弁当を売り歩く」都可以说，「売り歩く」所搭配的名词成分则是它贩卖的对象。可以看出同样都是以「～歩く」为后项动词的复合动词，但是他们的格成分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从这里作者想到几个问题：第一：除了「飲み歩く」之外，还有哪些类似的，对名词的语义限制及其有限的复合动词？第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语义限制？第三：后项动词相同的复合动词，对名词的语义特征的限制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对于一个复合动词，能从与它结合的名词的语义特征上进行说明，对于我们学习复合动词，应该也有很大的帮助。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可以从语料库中进行检索，来确定某个复合动词对名词语义特征的支配范围，同时除了复合动词本身语义对名词的选择，应该还有人的认知活动在起作用。另外，由于有些复合动词语义本身就非常复杂，如何处理复杂的动词词义和复杂的名词语义特征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本文对复合动词「V スギル」的格支配及名词的语义特征做了初步分析，我们发现，即使是后项动词相同的复合动词，由于可搭配的前项动词不同，对名词语义特征的限制也有所不同。因此，要说明一个复合动词的格支配情况，首先需要对其前项动词进行收集归类，才能对名词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 [1]任鹰.动词语义特征对共现名词指称方式的制约和影响[J].世界汉语教学, 2007(03):29-37+2.
- [2]任鹰.动词词义在结构中的游移与实现——兼议动宾结构的语义关系问题[J].中国语文, 2007(05):419-430+479.
- [3]王玲玲.现代汉语格关系研究述评[J].汉语学习, 1989(05):6-11.
- [4]吉红.后项动词具有自他对应形式的日语复合动词的格支配[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05):82-89.
- [5]徐一平、柳小花.词汇性复合动词的格支配——以前项动词的格支配能力为中心[J].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1(05):1-9.
- [6]周彤.形容词的格支配[J].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3(04):33-40.
- [7]石立珣.对日语中具有格支配能力的“动名词+中”句式的考察[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02):28-32.
- [8]刘宇红.从格语法到框架语义学再到构式语法[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01):5-9+62+127.
- [9]吴云芳、段慧明、俞士汶.动词对宾语的语义选择限制[J].语言文字应用, 2005(02):121-128.
- [10]仁田義雄.日本語結合価文法序説—動詞文シンタクスの一つのモデル— [J].国語学, 1974(98):112-93.
- [11]仁田義雄.“水を沸かす”と“お湯を沸かす”と“風呂を沸かす”—動詞の格支配と名詞の意味特性.《言語》2011六月号
- [12]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分析》2010上海三联书店
白雪(1995.6—),女,汉族,籍贯:陕西延安人,西安翻译学院亚欧语言文化学院专职教师,硕士学位,专业: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复合动词